



春天里的花事

◎崔海波

这个春天,只要不下雨,我们都要出门,拍花拍树拍美景。

大概半个月前,有朋友在微信里发油菜花的美图,问他是哪里拍来的,说是邱隘,于是我们几个人兴冲冲地前往。微信图片里的油菜花像片金黄色的海洋,一望无际,美不胜收,其实是拍摄角度造成的错觉,到了现场一看,规模并不大,五六亩地而已,大家未免有点失望,但既来之则拍之,总不能空手而归。

田埂上,有农民挑着一担雪菜迎面走来,我这才发现油菜花田间还有三只七石缸,缸的半身埋进土里,他准备在这些露天缸里腌咸齏。那农民不急不缓地在洗干净的缸底铺一层盐再铺一层菜,然后脱掉鞋袜,赤脚跳进缸里,不停地踩踏,宁波人称之为闹咸齏。

他喜滋滋地抬头望着我们的航拍器从头顶嗡嗡叫着飞过去,问:“这是在拍我的油菜花么?”

我点点头。他得意地说:“这块地其实已经被征用了,要造路,赔偿款也拿到手了,但现在没有开工,所以再种一季油菜,也算是捡外快了,还能上电视,哈哈——”

捡到外快总归是件高兴的事情,他一边闹咸齏一边仰天大笑,那场景真是很喜乐的,我也跟着笑了起来。

前几天我们在东钱湖边转悠,下水村后的一片桃花开得正艳,有农民在桃树林间锄草,天气并不热,他已经忙得满头大汗,脱下的外套搭在一根树枝上。老农民姓纪,七十岁了,种了三百多株桃树。他说,这几天到他的桃园里来拍照的人很多,快成旅游景点了。

我问他种桃子什么时候最忙?他说,小满过后,包桃子最忙。

给生长中的桃子套一个纸袋,既可以防虫,还能保持上乘的品相,一举两得。一株桃树百把只桃子,每一只都要套袋,工作量确实很大。桃子的收成全靠老天爷的脸色,老人说,去年雨水太多,桃子快成熟时纷纷掉落,地上都铺满了,看着真是心疼。是啊,桃花好看,桃子好吃,桃农很辛苦。

“不知道今年气候怎样。”老人说罢,抬头看看天,继续低头锄草。不管天公肯不肯帮忙,眼前这些杂草还是得赶紧锄掉,否则到了夏天,长到齐腰高,人都走不进来了。老人锄了一会儿草,抬头笑眯眯地看我们拍摄,似乎有什么话要说,又不好意思说出来,过了好几分钟,他终于开口了:“七月份桃子熟了,你们想吃的话,到我这里来买哦。”我们点点头,连声说好的好的。

桃林边上有块空地,一农民正在翻耕,问他准备种什么,回答说:“种杜鹃花。”稍远处的一块地里,已经种着一片杜鹃,苗很小,只有少量的几株开出花来。

问他杜鹃苗怎么繁育?回答说:扦插。我蓦然想起几年前,有个邻居在小区里的杜鹃花树丛里打顶,说是插到花盆里去就能成活,我当时还半信半疑。

一亩地可以培育两三万株杜鹃花苗,种苗的需求量很大,我问那农民从哪儿去搞来那么多幼苗?他说:“园林部门每年在梅雨季和秋季要修剪绿化带,跟他们打打交道,修剪之前让我们先打顶。”这个办法倒是挺好的。

一株幼苗经过两年的培育就可以出售了,一元一株,去年最高卖到一元二。

我问:都能卖掉么?他乐呵呵地说:能卖掉,有人会上门收购的。

花事即农事。春光明媚,春花烂漫,农人们个个心怀期待,忙碌在春风里。



汇款的大娘

◎王定方

那天早上,去银行存女儿的学费。人不多,一会就办完手续了。

“不行的,你找别人吧。”银行保安拒绝了一个大娘。大娘一手倒拿着笔,一手拿着汇款单,无助地四望。大娘的年纪看起来跟我母亲差不多。我母亲读到小学二年级,认识一些字,但是母亲因为平常不接触文字,很多字也写不出来了,可她对文字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譬如要求我们把书本放在高高的地方,不能把书本带进厕所,不能把有字的纸随随便便踩在脚下;譬如有时候她让我写些什么文字,写完后总是要亲自检查一遍,虽然读起来磕磕碰碰;譬如我写字潦草,多连笔,母亲她非得我重新工工整整地再抄写一遍。

想起母亲,我便向大娘走去。“老(音捞)乡,帮我填(音天)一下。”我微笑地点点头,接过笔。

我了解到她是要给儿子汇款,并有儿子的账号。于是形式上变成了她存款到儿子的账户上了。填到金额的时候,我的笔尖在“万”与“千”之间徘徊。想着这位母亲赚了钱,要不然是要儿子帮她存着,要不然帮儿子办造房子娶媳妇之类的大事的。“多少啊?”

“五(音捂)百!”大娘抬头,看着我,伸出手,张开粗大结实得与身材不相称的五指,指甲上各有一圈黑垢。她脸上的皱纹纵横,让我想起这个时节的土豆种子来,褶皱干瘪,失去水分,但预示新一代的嫩芽反而会很水灵。大花的衣服,挺干净的,包裹着矮小的身材,显示出农村人特有的土气来。我没有多问,但我推测这五百块钱大概是她儿子的生活费吧。以大娘的年纪推测,他儿子应该也有二三十了吧?我不禁心里有些暗暗奇怪她儿子不懂事。可又有谁知道是不是冤枉她儿子了呢?

我想起给姐姐寄钱的事来。那时我在镇上的中学读初中。因为邮局也在镇上,所以姐姐的生活费都是由我去寄的。记得有一次个把月前刚刚寄了姐姐150元钱,母亲才刚刚把欠别人的150元还上,姐姐又有信来,说生活费没有了。信里,她还提到大概是去春游了,多花了几元钱。她在杭

州读书,春游也不过是同学一起在西湖边吃了点自带的零食,可当时的我觉得这事有些“超标”。母亲又跟一位同村的老人借了200元,要我去寄了。而我在柜台前填单子的时候,“贰”字怎么也记不得到底有没有最后的那一撇,却不敢写个错别字,随便应付。——那可是事关200元的大事啊!

事儿有多大?可以跟稍早些姐姐放假回家的事做个比较。

十一放假。大概已经晚上七八点了,室外全黑,姐姐竟然推门进来了,全家人吃惊之下却也都很高兴。姐姐才去杭州上学一个月,大家自然是想念的。大人第一句话问:“天都那么黑了,那段山路一个人走上来,是不是怕了?”下车后,有一段两三里的沿山的路是一定要靠双脚走的,途中没有什么人家,寂静得能听到平时无法注意到的各种声音,譬如不知名的鸟兽发各种奇怪的声音,有时候像小孩子在哭,有时候却像有人在笑,有时候似乎有人在咳嗽;又不时传来窸窣窣窣的声音,像有人在山中穿行,又突然中断,仿佛蛰伏了起来。山路的一边林木深深,另一边却溪水淙淙,溪水在月光下,泛着白光,越发阴森,而流水声仿佛在如泣如诉地讲述着鬼故事。

大人第二句却说:“下次‘五一’、‘十一’别回来了,来回车费也要不少钱呢。”姐姐委屈地解释道:“全寝室的人都回家了,所以我也回家了。”那时单程车费大概30元钱吧。

其实比起同学,姐姐也很节省的,花的无非是保证基本生活的钱,而且每年还拿到了奖学金,补贴生活费。姐姐是个很孝顺的孩子,工作第一年,就出钱把家里露着红砖的外墙也粉刷了,出钱把家里凹凸不平的泥土地面换成了水泥地面,还出钱买了家里的第一台电视机,家里也不再为我和妹妹的学费生活费愁眉不展了。村里人都羡慕父母。

我把汇款单填好后,大娘拿到银行窗口让工作人员检查了一下。工作人员刷刷地把我填的部分内容划掉了,说:这些不用填,伍佰元而已。大概是钱比较少,有些内容可以简略。我便重新帮着抄了一遍,交给了大娘。

“老(音捞)乡,谢谢你。”大娘显然很感激我,笑的时候露出了牙,缺了一颗。

为兔疯狂

◎赵鲁璐

儿子某天去动物园的时候,说自己最喜欢的动物就是小白兔了。我就乐呵呵地去花鸟市场花了二十块钱,买了一只兔子:纯白的,红眼睛,两只耳朵竖起来——儿子就喜欢这种传统的兔子形象。刚把小兔子领回家,我和儿子就争先恐后地喂它吃白菜叶子和胡萝卜,又兴冲冲地买了天蓝色的笼子和一包兔粮,外加一堆“养兔新手装备”。

儿子兴奋地说,这兔子这么小个儿,还是兔宝宝吧,我给兔子取个名字——小毛头。小毛头刚到家就有点蔫,还不停发抖,本以为这是小动物胆小的表现,谁知没过三天,发现它四肢僵直,躺在笼子里没了气。这下,一大堆簇新的“装备”就成了烫手山芋,扔了怪可惜。我与儿子一合计,还是再买一只兔子吧!于是,找一家靠谱的店,挑了只精神头好的健康兔子回家养。

第二只兔子进了家门,仍然是白毛红眼竖耳朵,我们管它叫“小毛头二世”。因为“小毛头一世”死因未明,还给我们留下了死亡的心理阴影,所以在对待“小毛头二世”的饲养问题上,我采取了慎而谨之的态度。首先,笼子里里外外都喷上宠物专用制剂消毒,然后本着“内事不决问百度”的原则,上“百度兔子吧”学习养兔经验。一刷“兔子吧”就是老半天,这疯

狂的劲头一发不可收拾。疯狂的劲头首先表现在,我大肆购买兔子日常用品。总计如下:兔子食盆一个、兔子草架一个、兔子草窝一个、兔子厕所一个、兔子饮水壶两个(第一个是淘宝随机寄来的绿色水壶,不喜欢,又重买了个粉红色的)。还有宠物尿不湿、宠物喂药针筒、球虫药、消化药、电解维生素等林林总总,不胜枚举。

另一个疯狂的表现还是“买买买”。买的是兔子的各类口粮。有各种品牌的兔粮试吃装,有各种据说适口性较好的兔子牧草——如提摩西草、大麦草、苜蓿草、蒲公英草等晒干的干草,还有各种“店家良心推荐”的兔子零食,例如胡萝卜干、苹果干、玉米片、磨牙草圈……

根据网上习得到的经验,兔子容易拉稀,所以我本着“科学喂养”的精神,一概摒弃新鲜蔬果喂养,让它专吃那些高级配比粮和干草,以免造成消化问题致使“小毛头二世”重蹈覆辙,一命呜呼。

疯狂买到手软的结果就是,家里一大堆兔子用品,把本来面积就不大的阳台空间占据得满满当当。这下老公提出异议了:你看你二十块钱买的兔子,却为它花了两三百大洋添置衣食住行,不觉得有点亏么?——我心虚地回答:兔子当然是要富养啊,你不觉得把它养得白白胖胖的很有成就感吗?而且还有一种成了嫦娥姐姐的感觉呢!老公回我一个大白眼,我瞅了瞅正扒在笼子上四处张望的兔子,憨态可掬,十分可爱,便觉得这“疯狂”也值了。

JIAO XUE ZHI NAN

教学指南



广告垂询电话:87685719

浙江万里学院 中国政法大学 联合开办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宁波班

浙江万里学院法学院与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联合开办中国政法大学法学专业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宁波班,第一期已在2015年8月29日如期开班,第二期开学时间定于2016年4月中旬,利用周末时间学习,由中国政法大学知名教师、知名法学家前来传授,欢迎广大的公、检、法、司及法律工作者等前来垂询和报名。

联系电话:李老師0574-88222651;陳老師0574-88222036。